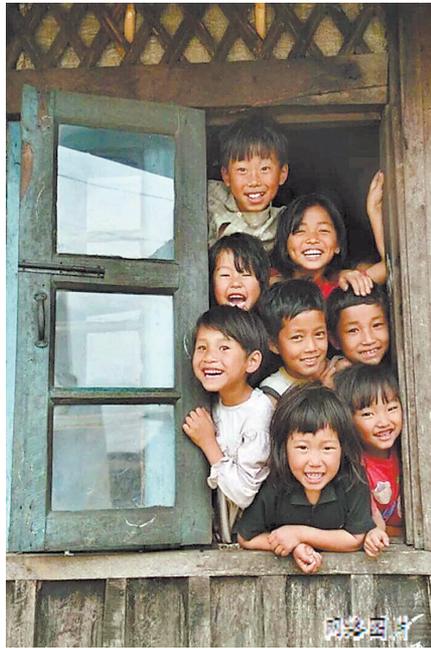


幸福的笑脸

□ 黄志伟(壮族)



困户登记系统,我跟班金武挨得很近,头靠着头照了一张合影。过后,我打开手机相册再细看,发现班金武笑得那么自然、那么开心,流露出一种幸福和慈祥。

经过对9个自然屯150位残疾人进行普查,我分别留下和这150人的合照。每晚我都会拿出来翻看一次,看看他们不同的姿势、看看他们不同的笑容,慢慢回忆他们跟我讲述人生的经历,生活中的不幸和有幸。

如果你问我在这几年的扶贫工作中,什么令我难忘,那就是我看到了贫困户和残疾人一张张幸福洋溢的笑脸。

2015年,班金武一家被列入建档立卡残疾贫困户。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帮扶下,班金武利用他种植杉木、板栗所得的钱加上他妻子在广东打工的收入,勉强建起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在工期比较紧的时候,班金武找到了我为他装修房子。

如今5年过去了,我由一名普通农民当选上村干。几年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攻坚战,我有幸参加到扶贫队伍中去,也负责联系3户贫困户,班金武就是其中之一。2020年8月,我参加了西林县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数据动态更新工作培训会,负责那旁村150个残疾人的入户调查。我骑着摩托车从最远的寨子那伏屯开始着手,当年通往那伏屯的泥巴路如今变成了水泥路,路旁的山坡长满了绿油油的砂糖桔和笔直的杉木林。

那天,到达班金武家的时候,已是上午11点,班金武和妻子早早在他家门前迎接我。

我问:“武弟,这是你妻子吗?”

“是。”他答。

“她刚从广东回来吗?”

“是的。”

“呵呵,她再不回来,估计你真的要发疯了!”我开玩笑说。

“那是,那是。”班金武也乐呵呵地回答。那天,由于需要上传资料到国家残疾贫

在成人的视阈里,大千世界,总是那么纷繁芜杂,甚至让人眼花缭乱。从纷繁中撷取简单,从芜杂中找到纯粹,是一种意趣追求,一种人性修为,一种人生境界。

秋冬季节的荷塘,杂乱无章,萧然索味。饭后散步,却偏偏鬼使神差地走近了这方曾经风光无限的领地,我得承认,除了将其视为一片风景,我别无选择。

过去兜风观景,多在乎景观的整体感觉,因而再美的风光,留在记忆里的,往往也只是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待时过境迁之后,那些曾经的美景,往往难在心中留下生动的印迹。也许是已经走过了心浮气躁的年轻,也许是渐渐有了一点算得上兴趣的摄影爱好,也许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了一段与旅游业界结缘的经历,这些年,渐渐有了一些于赏玩玩物中抓住细枝末节细细把玩的专注。幸亏有了这些许专注,要不面对这青春不再的莲池,除了感觉寂寥落寞,也就剩下索然无趣了。

傍晚散步,走进这片寂静的风景,本来就是为排遣白日里的各种纷扰。这么想着,看看莲池,荷茎弯折于水面构成的一个个线段影像画面,竟然瞬间抓住了我心中的某些意趣取向。于是,我把手机摄像头对准水面,用手指在屏幕上把一切多余的芜杂物影逐一排除,只将简单与纯粹留在我喜欢的画面里,屏息静气,小心翼翼,把萧然寂寥的背景掀开,摄下了一组极美的风骨碎片。细细赏玩,竟觉得简洁如童画涂鸦,分明透着纯粹的童趣。

是的,这是一组极简单的线面组合的碎片。池水很浅,且透着池塘泥土的本色,

即便一直生长在水里,夏日里色相丰满的荷叶,到了这个季节,也只能化成干枯的茎条,折扣在水面之上。这倒是与水面组合成了这个季节里的别致特写,童趣盎然。看着片中物影,一种童真顺着心思渐渐爬上了我的心坎,便想,这些叶茎青春的曼妙,其实已经点缀过这美丽的风景,当不合时宜的季节来临,能将青春幻化成一种风骨,实在十分难得,即使只能寂寥地将诗意散落在萧索落寞的莲池里,其美感与意趣依然顽强地矗立在池塘里,季节性的无奈淹没了它们的生动。

我所拍摄下来的,当然只能是一些风骨碎片。正因为是一个个独立的碎片,它们那些个原本芜杂得近乎丑陋的背景,被我彻底地忽视掉了,进入我的视野里的,全是足以让我陶醉的美感与意趣,哪怕它们都只是些碎片。

这使我想到了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这个世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记得前些日子和几位年轻人讨论摄影,我曾有感而发:摄影的艺术,说白了就是要善于想方设法把丑的东西排除到我们的镜头之外。其实,这也是我的真切感悟:世界很大很精彩,作为凡人,我们的胸怀和视野毕竟有限,许多时候也很无奈,若时时欲揽整个世界入怀,心中定然装不下那太多的丑陋与肮脏,善于撷取美与纯真入怀,我们的世界才会满是纯粹的至美与至爱。

细细把玩这些满是童趣的碎片,我甚至想起有趣的丰子恺老前辈来了——至简,至爱,是一种童趣,拥有这种童趣,则需要一份情怀。



□ 吴言明

大山里的月光

□ 夕夏



那年到同学颜的家,是新荣镇振新村。

在班车上,颜说她的村子是一个交通很不便利、人烟稀少的大山脊,周围除了山还是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一点盼头都没有,从镇上到她家大概六七公里的路程,得走一个多小时。

她说话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轻轻掠过。

可是,大山于我而言,却是一个神奇的字眼。我对那里特别向往。

我们两个到达镇上时,已是黄昏。天边的晚霞,红妆扮着白云。

走了约二十分钟,经过一片田野,一条通向山那边的小路出现在眼前。

不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谷,葱郁幽深,鸟儿欢快地歌唱着,似乎在欢迎我们回家。

而越往村里走,山路愈崎岖。时不时还能碰上碎石子往鞋里钻。天色渐晚,路上行人渐少。

这时,经过一个小山坡,有一处墓地,三个大小不一的由白石子砌成的新坟,形成一个三角形。估计是哪位大户人家的风水宝地吧,我猜想。

一阵风吹过,颼颼地,坟上的尘土、纸屑飞舞起来,很是阴森。

我不禁拖着颜奔跑:“颜姐,平日里都是你自己一个人走这鬼山路,你不怕吗?”

颜被我拖得上气不接下气:“怕呀,可怕有什么用啊,习惯了就好,人活着就是一种习惯吧。”

颜的口气让我费解,这和她的年龄很不相符。

过了坟山,我们放慢了脚步。

颜说,我亲妈很早就病死了,家里农活多,爸爸很快娶了后妈,生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总共有三弟一妹,我是家里的老大,家务活基本都是我干的,从四年级开始,一下课就得往家跑,给弟妹煮饭,寒暑假还得放牛,帮忙干农活呢,早习惯了。

颜浅浅地笑着,像是在述说别人的事情,淡淡的。

看着颜沉默的模样,我似乎读懂了她眼里的忧伤。

春夜的月光洒向回家的路,拖出长长的影子。

幽静、空寂的山谷让我感到冬日里才有的寒冷,有些刺痛。

我红着眼圈拉紧颜的手说:“姐,咱们快到家了吧。”

嗯。颜用力地点头。

小妹,你看……

我顺着颜指的方向望去,朦胧的月光下,只见山路对面半山腰几户错落的人家,向南而居,中间隔着一条大山沟,山沟横穿整个大山。怎么村里这么少人家?我疑惑地问。

颜笑了笑说,我们村的住户散布得很零星,这片山里有几户,再进去有个村落,那里有5个生产小队,我家是13队,就我家和四户伯伯们住在那儿。

哦。我歪头应着。但大山的空气格外新鲜,我不禁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眼前便是颜家了,门前有条小溪,溪水在空蒙的山色间穿行。

晚饭后,颜的父母和弟妹都已歇息。这里的日子明显比山外要长。这些半山腰上的人家世代守着这片大山,隔窗可以对话,下网可以捕鱼,倒也闲适自在。

不过,最令人窘迫的是洗澡房,一处低矮的空间,几十块土砖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显得特别简单。

还好,夜深人静,无人窥视,唯一可以窥视的,是天上那一轮圆月。

我和颜相互看守着沐浴。洗澡水打到地上哒哒哒的声音,惊扰了大山的静谧。

而皎洁的月光落到我们身上,夜色遮住了脸庞,羞了少女的心,月亮正咧嘴笑。

于是,大山里的月光,从此以后便让我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愫,在流年里悠然生长。